

上海新西北內張家路中  
豫章資業公司  
紀念週十  
特 別 放 盤  
◎ 照 碼 八 折 ◎  
本公司向在江西各總鎮各埠  
仿古名瓷以及上等白胎特製  
書畫名家寫生來申而通陽燾  
諸君之隨心如意久蒙 各界  
贊許本公司現屆十載之期以  
資紀念照例減價八折特  
表歡忱如蒙 惠顧請至該處  
庶不致悞  
本公司主人特此謹白  
青島新昌公司老正印



福

# 研究旦角的喉音

男性的巨角凡新變調的演員，都須帶嗓子，但上了角的說語聲音，却與女性說話，完全成了個絕對的相對，大凡那些扮女角的說語聲音，總以尖銳為主；其餘不顧的了，殊不知這種混亂聲浪，把女子天賦的妙曼聲音，湮沒去，仔細研究這極尖銳聲浪，大似烏啼，簡直非人類所具的聲浪，故此無論有怎麼

樣美觀、也唱日的中國俳優不能把這可怕底聲音免志。梅蘭芳雖好，也犯此病，據我個人的意思，不如叫他嗓子放大一點，不使有尖銳的聲浪傳出來，總得合乎情理，豈不是不會失喪了嗎？但是我個人的意見是怎的，尚不知老於斯曲祖先生們的意如何，可否有表同情於我的嗎？（贈券二張）

書庫

馬鵬魂 他的書室，是三面牆，面長的一間屋子，靠窗安放着一只寫字檯，他便在這檯上，著述些文字，後面兩壁大書架，和一排書櫥，旁邊兩隻帆布軟榻，兩壁掛些字畫，這便是馬鵬魂的書室。這兩天北風大起，他恐怕已很冷了，因為他那書室，一面全是窗櫺，而且有一半是用紙糊的格子窗，免不了要給北風攻破呵，

張無諤 他的書室，是和臥室合併的，靠窗一隻方桌子，桌上很難亂的擺着許多圖本，硯瓦筆墨，和歷代名人手筆的軸本，因為他是喜歡臨池的人，所以從他的桌上看，便要以這些東西為最多了，再，他很喜歡學畫，所以我們常能在他桌上，找到幾張很好看的鉛筆畫，

秀章  
不給

的外國人爭吵、巡捕趕來、總是提着棍子、硬派黃包車夫不好、有的還不問青紅皂白、將黃包車

、響也不敢響、拖着空車跑了、但是遇着了中國人、講明價目、拉到了目的地、他硬要加些、若

本大四十四共

士之迷明前瘋女中

[illegible]

水  
報

誰知這來纔泡好的，這一燙，可稱非同小可，燙得他忙吐出來，噁裡已經  
凹凹凸凸，起了不少小泡，受了這次痛苦，再也不敢冒失了，只得慢慢  
兒，吹一口，呷一口，在呷的當兒，抽出眼睛來，有意無意的看伊，頭  
上青絲，被風吹得蓬鬆鬆，臉上的皮膚，因為久受陽光曬過的緣故  
有些黃了，但是黃嫩黃，黃裏顯，還有些紅噴噴，一雙靈動的秋波  
兩條灣灣柳眉，都包含着天然媚態，穿過一身夏布衫褲，上面已有了幾  
補的痕迹，他呆着有了一回，覺得非  
常可愛，便隨口問道：姑娘府上何  
處，伊笑了一笑，道你說什麼，他  
又道：你家人在那裏，伊又是一笑，  
將手指着籬笆中茅屋，這就是這裏  
，一會兒他把茶喝完了，便對伊點  
了點頭，表示謝意，拔步過去，伊  
此刻，似乎有話未吐，一對水汪汪  
的眼珠，直送到不見他纔罷，這  
是他們倆，去年初會時的情形，  
其時他自言自語道：哦，風景依然  
，怎的獨不見伊呢，我想，……此  
話未完，眼淚所觸，却見一葉扁舟  
，迎面而來，駛得和箭一般快，一  
轉瞬間，已到了面前，靠岸停下，  
船上走出個娉婷嬌娜的女郎，伊瞧  
見少年，真個相識似會，微微一笑，  
三腳兩步，走進竹籬中去了。

---

家學淵源朱桂芳，格菱而孔生  
得豐靈亮，打出手絕技人人贊  
、武旦行中算得二大王、（大  
大王自然屬之閱九）  
董俊榮格兒叫吳彩霞，爲仔配  
葉俊上海氣脫骨滑頭，倘然有  
規矩短唱唱兩聲，架子銅鑼鑼  
好挨一鑼，

---

新山歌

吳儂

二路醫生張春芳，雖然包截  
過橫，（從俗音）格種婆子會  
嚙嚙尋處，壯丹旁邊替替替  
銅鑼，

隱俠  
六、租

年五十六歲。若祖君父，皆精中國幻術，益懇助承家業，得祖心秘傳，二十餘載，遍遊歐美，而心血凝滯，彼邦之魔術，歸國後，歷在京津滬漢諸大埠獻藝，所習皆得秘訣以去，生人皆以中國第一魔術大家贊之。今所得獎章，亦不知幾計，余久為之耳其名，未嘗把貼，近由何卓然君之介紹，始知聚談。其為人中忠樸誠實，不類久居江湖之輩，暇當詳述其藝能也。

石相山民

【竊常熟求爲師傅  
翁文恭同龢，以兩朝舊學、望重一時，其初得師傅、事頗可笑、文恭官中尙時、其父文端公久在朝、文宗召文端、奏對良入心、皇上、文宗召文端、奏對良久、以皇子將典學、問孰可爲師傅者、方典試外省、將待其還朝、然學、文恭因進曰、兒亦堪膺此選耶、其夜漏四刻、文端將起身入朝、方奉轡、見一人跪牀下、復伸前請、以父子師節、不許、及着蔽膝、忽失其一、要父語所請而後出、文端不與、容徐思之、文恭始曰、上意如不見、而高廟方典試未歸、兄承其乏、固所不能、然孫李皆位居顯、恐誤太子讀書工夫、大人何不舉兩人副之、文端領首曰、此等一類、因慰之曰、姑以蔽蔭與我、德殿行、起爲文端省之、文端從其別薦二副、文恭與焉、由是帝位躋台輔、皆基於此也、文恭有老僕侍側、親見其事、文端薨、此老僕失文恭意、爲所逐、去、諒侍郎爲紀綱、顏衡文恭、每舉此事以告人云、

馬超、咦呀得而噲

[illegible]

最長不得過一千

誤姻緣傷心成幻夢」，凡讀廣陵散者，讀到這一段，沒有不傷心落淚。愛華社女子新劇，狀演社會情事，已有口皆碑、自排廣陵潮以來，更覺日必滿座，身價益高，余昨與友往在觀，適演余所謂傷心落淚的一齣，故有所感，拉雜記之。

觀愛華社廣陵潮之一幕

周倚雲

翠梅捧帶太肉麻，梅蘭芳未來之先，海上已喧傳有為梅包辦與論之某君，先梅而至者，果也，晚華一至，各大報之梅訊，均排刊或談、梅何人，離手藝術，始得其平，試問今日報載之術記，美其名曰起至，離進而辟割之，并梅之吃飯拉屎，不獨梅一人如是，即執筆捧梅者亦如是，更降而至非人類之吃飯拉屎，自此大藝術家之後發者亦如是，本朝文字內所謂拉屎，苟為創始者，則法自當記之，或者他人口內吃飯而此藝術家否之，則方法，亦當記之，今梅之吃飯拉屎，因未嘗與人畜異，則記載之必要，彼執筆為之者，即小為梅以外之人之畜計，要為自己地平，一個不睡馬他，我同伴的友人，乃

生 好 好 好

記影菊大大霜

臘福出一篇古話來，看的人，沒

立止步的「老先生」也了

一「李鐵嘴」之內

可娶不成了」一語、面

徐氏同黃大媽講，他婚事不諧的時候，雲霧聽了，急忙要去看淑儀，一見淑儀愁容的做作，又令人失笑。到五家，彼三姑娘爲無聊、百發、一種果莫定的神態，觀者可惡之極。淑儀步入飯房內，觀看麵條吟詩，忽又態度可云刻劃入微，直使大家忘此痛，雖難一刻，愛奉社誼，尤見佳妙。（贈勞兩歌）

右文勵  
社員茅

上海 秘幕 **天道好還** 愛思

旅居上海人物，無論上男女老，大抵殺爺娘嫌，而猶忌彼不容，於是拚命虔拜蠅媚，以故僧尼卜巫之術售，騙錢之法，層出不窮，但出家人，異乎卜巫，攫金淨上腰包，然饒饒必思淫慾，於是女尼遊折白黨而還俗，男僧落濁白圈套而受恩，亦天道好還也。滬西某廟（姑隱其名）住持積蓄甚豐，遠近咸以富翁目之，僧侶多資，又身居此邦，自然不守清戒，與某蕩婦目成，爲了他錢，那裏還有心去讀書，一天到晚，儘這二十枚銅元化完了纔回來，有時還推說買書，向他媽意外的索取，他媽那裏想得到，這些費用，只當着兒子上進功夫，在外厮混，算不了什麼，自然也不去計論，任他胡亂使用，唉，祇這幾個銅元，貽害了他的終身，

藏之靜室，親視等於夫婦，所有珍物庫藏所在，悉以告婦，初尚防閑，而相處既久，親婦無武心，自安之而不防矣，最近忽來大批香客，拈香後，求籤問筊，并強僧詳夢解籤，累僧疲接不暇，中有數人，乘忙破之際，遂入室盡搜珍物去，蕩婦本屬主謀，大功克告，亦不告而別，及至僧送大批香客出門，然後入室，始悉受恩，急追之，已不知去向，此事因投鼠忌器，故未便直言報捕，祇自認晦氣而已。

(二)  
(四)  
(六)

壯年下，囑書下身體破，與老四是不過箇接關係，不是直接的，次君道，你所說的老四，是不是假劉福臨的女兒，從前做過野鷲的麼，壯華道，你把那個老四，當做野鷲，你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，她的的確確是文明滴白鼻鷲，從前做輕態的女子，總不肯學堂裝束，自從出了校，纔行出手學堂打扮來，你真輕瞧她，她也算得一個創作者哩，并且她的智識和手段，著實不壞，講到現在世界上，要算律師最厲害的了，凡做律師之人，沒有一個不是賤宕空銅錫，吃飽了自己飯，再管別人事情，莫說人家去想他他，祇要求得他不想法人家，已是不容易的事了。

人俞伯明醫家

萬小東門內梧桐弄丙十五號  
 上午門診 下午出診  
 俞伯明醫士爲醫海者之高足且家學淵溫爲滋蘭先生  
 又孫輝卿先生之胞姪今在小東門梧桐弄內懸壺應世存  
 時人求治者莫不手到病除有口皆碑抱病者幸勿交臂失  
 之  
 介紹人 李百川 余應堂 殷敬臣  
 金百川 夏伯陶 殷敬臣  
 六馬路福裕里德弄  
 陸中央六二五〇  
 醫法特效每包愈一食病  
 主治七元 花柳諸病一  
 國藥牌六〇六每針  
 洋一元  
 陸一元

夢引樓主

●第十二回 偵命案無心逢奇事 露破綻有意放仇人

于三兄勉強定神色，道：「這是你拾得來的，還是有人替兄送來的呢？」野貓聽了于三兄很注意此心上，自然默然，故意裝得很鄭重的答道：「乃是郵局送來的，于三兄又把我此信上，反反覆覆，仔細研詳了幾遍，纔又強打笑容，向野貓道：『影計，幸虧這件案子，沒有派你，不然，你的性命，真危險萬分了。』」野貓勃然道：「此言頭兒差矣，

說義報陳，余曾以此數書，假之付刊，養河客談，僅及半，紅葉山房詩話，尚未刊竟，而中有一部份，專論詞秀詩詞者，則爲枕亞輯入其所編依墨內，文山中集杜詩，在民國五年之小說日報上，曾刊登數首，後亦未刊竟，三四年前，枕亞舉詩書還我，而集杜詩，因愛其版，本，尚留彼處，其餘，則皆歸我矣，牧齋之養河客談，前年施子濟齊出心聲雜誌，曾將全稿贈刊，紅葉山房詩話，尚在敝館，茲因多數文友之要求，將於本報上，將全稿逐逐日披露，諒亦爲愛閱本報之所樂聞也。

編輯完了 記者

如民來

六號海邊返寓、捧讀 疑公賜書、而舍弟述及、二公親勞玉趾、枉顧敝廬、荷蒙如此抬舉、招待不週、愧歎交集、年來海上、荊事闌珊、黃鶴久歇、瓦釜雷鳴、思之小勝感欣、今得二公蒞臨、現身說法、使海上有耳之士、得聞一過其軀、此後風彩、恰易、或即寂而、則復發聲增輝、在吾輩豈敢以一時悅目 公等、而公等之挽頰扶衰、冥冥中亦笑止焉、遂場作戲、已足、至於 疑公無何、又隨時指教、披撫照拂、云、實萬不敢當此過譽、叫噪小儒、常作無稽之呻吟、既不敢背忠恕之道而毀人、然即揚人亦未必有效、况 二公太邱道廣、聲震寰宇、名馳瓊載、姑無論筆音何、指吾島人雅士、宗風景仰、而 陳公英秀竒交、老手如戲、已足爲海內島人雅士、言公無何、而 陳公爲英秀竒交、老手如戲、輪、深悉個中三昧、有拾餘唾而形之筆墨者、已成爲諷刺名手、如斯歌輪之品格、如斯筆之淵博、豈一知半解之徒小乎、所敢妄贊一詞者耶、若能稍盡綿繡之處、敢不努爲、肅此謝之、恕不另贅、端頌  
荆朋 彥衡南先生藏祺、 僕姚民哀拜上